



□ 12  
3131  
5



孟子集註

六

3131  
5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  
之夫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  
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見諸侯而

孟子卷之六

可三以致  
者心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  
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  
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  
柳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  
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  
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  
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

喪去聲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與

聲平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  
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利  
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  
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  
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

上告之以不  
可往見之意

告其利以言

毛孟在八

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韋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 彊上聲 女音  
汝為去聲 舍上聲  
簡子晉大夫趙鞅也 王良善御者也 嬖奚  
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 復之再乘也 彊

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入者也。

比必陳仲  
二反  
比阿黨  
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屈之世  
出處去  
必主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

道不得。知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在己其能直人。卑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其去。就是。以孔子。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子至終。得行而死也。使不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子孟當先為之。矣。孔子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

也。世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

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

行其道。富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不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擇於已也。其所以獨行其道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繼反質與贄同下同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不通大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饋饗以共粢盛。夫人蠶絲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孟子卷六

副頭  
禮身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祭  
 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  
 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而無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柘室奉繭以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器者必特殺也血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  
 為出疆合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  
 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  
 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  
 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鑽隙相窺踰牆相從

周禮  
同也

孟子集注卷六

六



毋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仕也。又惡不仕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音酌。去聲。下同。舍上聲。灼。音酌。去聲。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妯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彭更。孟子弟子。直。繼反。簞音丹。食音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入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亦佐

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  
而輕為仁義者哉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  
有餘言無所買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  
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  
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

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  
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  
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  
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  
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也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害也  
既曰食則士為無事而食者真也

輪輿而為  
行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

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

不祀湯使入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

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

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

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

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

嗣要平聲  
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故無道不祀先祖也亳宋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葛伯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  
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  
我后右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  
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  
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按周書武王之言孟子曰此類今姑依此文解之然其辭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其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籠同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士女以我周王猶南書所謂我右也休美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南書所謂我右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一紂王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紂王伐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力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毛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善ハ孟子善也。毛ハ子之毛也。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音休也。齊。齊語也。莊嶽。齊律里名也。楚。楚語也。此。

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也

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請不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

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

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音現。去聲。矚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也。惡無禮。畏入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日月有諛笑。病于夏畦。子路曰。

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

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知已矣。

齊肩。缺體。諛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於夏畦之人也。未向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一言觀之。則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論於可。而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

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也。指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不可而不能速改與三月無君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天子好辯敢

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

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

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

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音洚

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也書虞書大禹謨也

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

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五字集注卷六

掘地也。掘土種也。苗澤生者。地中。兩。窪之間也。謂水之氾濫也。逐去也。消除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壤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堯舜，謂夏木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

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也。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武，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有作之有讀為臣弑其君者有之又古字通用子弑其父者有之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比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

此語也

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林林其欲而不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

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

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

明儀曰克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sub>レ</sub>息<sub>レ</sub>孔子之道不<sub>レ</sub>著<sub>レ</sub>是<sub>レ</sub>邪<sub>レ</sub>說<sub>レ</sub>誣<sub>レ</sub>民充<sub>レ</sub>塞<sub>レ</sub>仁<sub>レ</sub>義<sub>レ</sub>也<sub>レ</sub>仁<sub>レ</sub>義<sub>レ</sub>充<sub>レ</sub>塞<sub>レ</sub>則<sub>レ</sub>率<sub>レ</sub>獸<sub>レ</sub>食<sub>レ</sub>入<sub>レ</sub>人<sub>レ</sub>將<sub>レ</sub>相<sub>レ</sub>食<sub>レ</sub>

横為皆去聲 草皮表反

吾<sub>レ</sub>為<sub>レ</sub>此<sub>レ</sub>懼<sub>レ</sub>閑<sub>レ</sub>先<sub>レ</sub>聖<sub>レ</sub>之<sub>レ</sub>道<sub>レ</sub>距<sub>レ</sub>楊<sub>レ</sub>墨<sub>レ</sub>放<sub>レ</sub>淫<sub>レ</sub>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交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辭<sub>レ</sub>邪<sub>レ</sub>說<sub>レ</sub>者<sub>レ</sub>不得<sub>レ</sub>作<sub>レ</sub>於<sub>レ</sub>其<sub>レ</sub>心<sub>レ</sub>害<sub>レ</sub>於<sub>レ</sub>其<sub>レ</sub>事<sub>レ</sub>作<sub>レ</sub>於<sub>レ</sub>其<sub>レ</sub>事<sub>レ</sub>害<sub>レ</sub>於<sub>レ</sub>其<sub>レ</sub>政<sub>レ</sub>聖<sub>レ</sub>人<sub>レ</sub>復<sub>レ</sub>起<sub>レ</sub>不<sub>レ</sub>易<sub>レ</sub>吾<sub>レ</sub>言<sub>レ</sub>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

昔<sub>レ</sub>者<sub>レ</sub>禹<sub>レ</sub>也<sub>レ</sub>洪水<sub>レ</sub>而<sub>レ</sub>天下<sub>レ</sub>平<sub>レ</sub>周<sub>レ</sub>公<sub>レ</sub>兼<sub>レ</sub>夷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太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則是誠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孟子兼夷

孟子兼夷

孟子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 行好皆去聲

後三句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文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思推之則

不能攻討而又不為不必攻討之也  
 邪說之徒亂賊之黨苟知矣尹氏曰學者  
 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  
 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  
 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  
 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  
 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  
 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陵同蠶音  
 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公辨不著取也於  
 陵地名蠶蠶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  
 也咽吞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  
 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  
 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惟有仲子如眾小指中  
 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小指也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  
 則惟立蚓之無求於世然後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稻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

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  
 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蚘  
無求於入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  
所從來或有非義則  
是未能如蚘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  
 之也辟音壁纊音廬  
練纊也纊  
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  
 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  
 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  
 生餞者已頻頻曰惡用是鳥鯢者為  
 哉他日其母殺是賊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鯢鯢之肉也出而哇  
 之蓋音閣辟音避頻與鰓同音蛙  
子六反惡平聲鯢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一鄉之家。兄名戴。食來。仲子也。鮑鮑。戲聲也。類也。歸。自於歸也。已。仲子也。鮑鮑。戲聲也。類也。願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取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

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則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耶。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入倫也。豈有無入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